

·香·港·台·湾·与·海·外·华·文·文·学·丛·书·

《浊流三部曲》之二

# 江山万里

钟肇政 著





· 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·

《浊流三部曲》之二  
江山万里
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江山万里

《浊流三部曲》之二

钟肇政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)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2插页 252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,600册

统一书号：10355·552 定价：平装本2.15元  
精装本3.55元

# 1

“呜——”

一阵汽笛声，把我从似睡似醒似梦似幻的迷糊状态中惊醒过来。

“呜——”

汽笛拉着长长的尾巴，还在响着，仍然是那么低哑，那么沉郁，仿佛是从地心传出来的阴间鬼卒的悲鸣。是的，除了“悲鸣”这个词儿之外，再没有更恰当的话来表现它了。

一两年来，由于日夜不停的空袭，除了警报机以外，所有的笛声都得放低声音，以免惊扰人们，因此，它在我算来还是很熟悉的，然而不知为了什么——也许此刻它之所以显得那么悲怆刺怀，是因为我心中有着一股无以言传的寂寞感与无依感所致。

“啊……哎……”

我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，几乎禁不住举起双手来掩住耳朵。好不容易汽笛声消失了，紧接着，我感到身子被什么东西吸引过去的异样的感觉。“格咚！”车子摆动了一下。啊，我明白过来了，是火车到站，要停了。

“你也醒了吗？”

跟我互靠着肩头的好友——如今应该是战友了——陈英杰扶直了身子向我耳语。

“嗯……”我还有些糊里糊涂，仿佛仍在梦中。

“要下车了呢。”

“唔……啊，对了，下车。”我猛记起不久之前有人喊过准备下车。

“你真好睡。嘻嘻……”

在一团漆黑里，我可以看见陈英杰那关切的微笑。对我时——我一点也不怀疑——他那浓黑的眉毛，一对深沉的眼睛，挺直而高的鼻子，还有那两端微微向下弯的嘴角，没有一处不是四时都漾着温煦的关注，即使在这样齷齪而墨黑的车厢里，即使在说着这样的略含讽意的话——当然我也可以解释成它是羡慕的，或者欣慰的——也毫不例外。

“其实我也没睡着，只是迷迷糊糊罢了。”我说。

“是要下车了吗？”这时有个声音插上来。我分辨出那是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满脸的大颗粉刺，有如一块油炸面包的诗人林文章。

“到底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”另一个声音，我晓得这是嘴角似乎四时都泛着嘲笑，露出几颗金牙齿的台北人宋仁义。

“快到竹南了吧？”

“刚才还只是清水呢。”

“可能在后龙附近吧？”

几个压低的声音纷纷表示意见。好象这些窃窃私议是一个起头，接着整个车厢内都有人声了。

“少废话！快准备！要下车了。”

一阵粗鲁沙哑的声音从后头浪一般掩盖过来，立时，所有的低语都停住了。我知道这是满脸络腮胡子，有一双细而尖锐刺人眼光的小队长原干夫。

“全员下车！”

列车甫停，原干夫小队长的口令形成了第二个浪头打过来。

“大——甲——大——甲……”

远远传来站员的声音。

“啊，大甲嘛……”

“原来是大甲……”

伙伴们又纷纷发出了嘈杂的声音。我也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儿是中部海岸的一个小镇，总算没有被遣到天涯海角了。想到此，不由得有了些欣慰起来。

“快！静肃！”

原小队长的粗嘎声音又来了。

我抬起了随身携带的柳条包，跟在陈英杰后头下了车。脚踩在铺着碎石的月台上，发出一阵阵蟋蟀声。

没有一丝风，但有点冷，四下仍然漆黑一团，远处有一二昏黄阴郁的微弱火光，也许是车站的办公室吧。后面也可看得见一盏黄澄澄的不时在摇晃的灯光。仰首一望，在灰黑的天幕上缀着几颗不很亮的寒星。

“集合！”

“向右看——齐！”

各小队都在整队了，口令在暗夜里彼起此落。

“报数！”

“一！”

“二！”

“三！”

“……”

空气是那么凝重，有如一池粘稠的液体笼罩着静止的万物。在这当口，口令声与报数声显得尖锐刺耳。

各小队长在报告某某小队集合完毕。这时我看见先前那盏摇晃不定的火光，鬼魂般游到队尾不远处。忽然，它的眼色变成青色的，我明白过来了，原来那是车站人员的信号灯，由于灯火管制，才点得那么半暗不明。不刻儿，从车头那边传来那熟悉的，低沉有如巨灵悲鸣的汽笛声，接着“咔嚓格咚”一声，火车移动了。这回的汽笛声没有拖得那么长，却在我胸怀深处又引起了一阵无底的寂寞感与空虚感。

大伙在口令下向前进发，出到栅栏外，依命令把各人的包裹堆放在一起，然后在站前广场上列队。第一小队长原干夫下达命令：“暂时在这儿待机，各人可以在原处休息，除了去厕所外，不准离队。”

脚下铺着鹅卵石，坐下去很不舒服，可是一晚差不多没有睡，浑身困倦，也就顾不得许多，就在小石头上面坐下去。四周看不见一丝光亮，连先前车站里那几盏灯光也消失了。触目尽是幢幢黑影，不过凝视细窥，倒也还能分辨出近处房屋的轮廓，偶尔也可看出几棵高出屋顶的树影。记得以前曾经有几次在回家度假或返校途中，乘着火车路过此地，但大甲这个地方，除了“大甲帽”这特产所给我的印象外，可以说一无所

知。此刻，它映在我眼里的，只不过是罩在一片黑暗里的一些矮房子的寂寞小镇而已。

由那一声汽笛所引起的寂寞感与空虚感，经过了这几分钟的时间，不仅没有消失，反而似乎更加浓重起来。

临出校门时，校长那一段训话又在我耳畔响起来。石川校长在台湾是著名的老教育家，曾历任岛上几所著名师范学校校长，后来因年纪大了，被调到台湾总督府文教局，当一名高级官员。我们的彰化青年师范学校于去年四月间成立，由于这所新校在时代上所肩负的重大使命，校长人选颇费一番周折，最后才由石川出任。他已六十多快七十了，身材很高，瘦得几乎只剩下一把骨头。

他站在台上，用他那一贯的颤抖的，满含严肃意味的口吻说：

“你们从今天起就是‘皇军’的一员了，此刻你们就要开赴某地，肩负起防卫‘神州’的重任。你们虽然只是‘学徒兵’的身份，但这重任是‘天皇陛下’所赋予的，可以说与一般军人完全无异。并且，执干戈以卫社稷，的确也是日本男儿的本份，希望各位努力奋励，达成任务。

“在你们光荣的首途的当口，我没有什么话可以赠给你们，但是我禁不住要说几句。那也是你们所熟悉的，‘皇军’是以纪律严明著称于世的，并且也因此树立了‘无敌皇军’的声誉。在校时，你们是在同一个学窗的学子，如今你们已是‘皇军’的一员，那么一切所做所为，也都应该有‘皇军’的风度，同时更不可辱没了母校‘青师’的校誉……

“现在你们就要走了，也许你们会有‘风萧萧兮易水寒，



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’的情怀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‘神州’是不灭的，上有天照大神呵护，下有一亿忠勇无敌的皇国民，人人都在‘大元帅陛下’的领导下，一定能驱逐‘英鬼美鬼’，建立东洋人的东洋，完成‘大东亚共荣圈’的神圣理想。

“我个人非常惭愧，已经没有资格同诸君共赴国难，可是一旦‘英鬼美鬼’真的踏上‘神州’时，我也有我的觉悟，我还是要拼我的老命的。唯一使我安慰的，是你们有白川教官当你们的部队长，又有西田、大村两教官辅佐白川教官，可以给你们照应。我就留守着我们的校园，祈愿着你们的‘武运长久’吧。

“诸君呵，发挥玉碎精神，勇敢地去吧！”

老校长越说声音越颤抖，最后几乎好象就要哭出来了。那时正是黄昏时分，夕阳照着他那干瘦而微颤的面孔，说悲壮，倒的确很有点悲壮的味儿，但如果说那有些滑稽，确实也不无滑稽的意味。可是大伙却似乎很严肃，没有一个人动一下身体，连一声咳嗽都听不见。我心中充满了紧张感：这样就是“学徒兵”了吗？人人都大包小包地提着自己的物件，制服制帽的装束，哪象是个即将出征的“皇军”呀！还有，虽然我们都明白此去将不会到海外战场，但台湾是不是也会成为战场呢？

直到一两个月以前，报上还天天登着“神风特攻队”在雷以泰岛、仁加因湾出击，歼灭敌舰的消息，近一月来显得沉寂多了，战局进展到底如何，一点也不可知。如果一个人稍为敏感些，便不难从那些充满自信的报道中想象到战局的概略，然而纵使他能发生怀疑，那也只不过是一种模糊的概念而已。于

是乎当他又接连地看到从菲律宾发出的山下奉文大将的壮语：

“皇军尚健在，正在企图反扑……”一类话的时候，却又不免如坠五里雾中。

其实，“学徒动员令”的颁布，正好做这种怀疑的注脚。动员学生们用来加强岛上的防卫力量，岂不就是意味着“敌军”已可能北上，另辟新战场了吗？换句话说，菲岛的战事不就是已经以“悲剧”告终了吗？

可是，我是个思想迟钝的人，尽管是在感觉最敏锐的年龄，却也没有这么锐利的感受。自从去年——昭和十九年，亦即民国卅三年——夏间塞班岛守军“玉碎”以后，同学间不分日籍台籍，人人心里都有了个清晰的概念：战局对“我”不利，“我方”正在输着。我所能抱持的见解，也不过如此而已。

无可否认的，日本军方的宣传做得确实很高明，他们并没有讳言阿图岛以后，瓜纳尔坎拿尔岛、马金、塔拉瓦，以至掀起高潮的塞班岛、关岛诸役的一连串失败，毋宁藉这些岛屿的守军的英勇“玉碎”，全员不分军、民的“成仁”，来煽动国民的敌汽同仇为国牺牲的决心；另一方面还利用珊瑚海、中途岛而至仁加因、雷以泰诸海域的战事，来强调辉煌“战果”。在那些报道里，“帝国”海空军都仍然完整无缺的，并且还正在俟机反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几个小岛的“玉碎”，只不过是大战中的小挫败而已。于是乎人人心中纵然有着战局不利的概念，但那也并不算悲观，宁可说，人们都在期待着“转机”的到来。

此外，他们还有着一种宣传上的法宝，那就是所谓“神风

特攻队”的“一个人一敌舰”的战法。在约两年前似乎就有了“海军预科练习生”——简称“预科练”，专收十五六到十七岁左右的少年加以训练，让他们驾着小型飞机，去突击“敌舰”一艘。在雷以泰、仁加因战役，这些“预科练”的出击与“战果”，每每成了报上的头条消息，天天都击沉或击毁“敌舰”若干艘。既然少数几个人能抵得过一艘战舰，战局的转机岂不是指日可待吗？

不管如何，在这以前，我是站在近乎客观的地位来看、来感的，因为我，不只我，可以说每一个人，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严重的战争的影响，例如，衣食住行样样都匮乏不自由，一年来的学校生活，躲警报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等等。此外，从今年度起在台湾也施行了“征兵制度”——台湾人也完全“皇民化”了，而我正是第一届的“适龄壮丁”，就是在“征兵制度”实施以前，我也受到过不少次“志愿兵”的威胁。因此说是客观，毋宁只不过是感受上的某种程度而言罢了。

然而，如今这情形整个改观了，我是个“学徒兵”，“皇军”的一员，正如石川校长所说，负有保卫“神州”的神圣使命。战局的进退，对我本身已具有了息息相关的切身影响。而此刻，我可算已开抵驻防之地了，也就是来到我的战场了，此后……

在漆黑一团里，坐在鹅卵石的站前广场上，我的思潮起伏。我心里的寂寞感与空虚感仍然紧紧地压着我，使我透不过气来。我的意识告诉我，宁可不想，一切随他去吧，但是那些杂乱的思绪却连续不断地涌上来。战争、炮火、突击……不可知的未来岁月中的生活，前途……啊，前途！当我的思绪上

出现了这个词的时候，我仿佛觉得自己掉进无底深洞里，正往下坠落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谁还有前途呢？如有，那只不过是……对啦！只不过是死而已。

是的，这世间，到处都有死，战场上有死，海洋上有死，就是在后方，岂不也到处有死吗？在校时，我目睹过几次空战，成了一团火往下坠落的飞机，那儿有死，炸弹投下了，看去就有如一只鸟儿下了一块粪，但不旋踵间爆起了一柱火焰，射出一阵耀眼火光，然后是轰然一声。那儿也有死。听说有一次空袭，一颗炸弹打中了一所防空壕，里头的二十多个人全给炸得粉身碎骨。啊！那更是一片死。死，死，死……我是否也要死在这儿呢？如果“敌军”来了。那或许是不可避免的。

我自以为对死这一回事看得很平淡，很达观。人，都是免不了一死的，只是迟早有别而已。“人生如朝露”，“寄蜉蝣于天地”这一类思想，早就在我少年的感伤的心里生下了根，然而当我想到死，感觉到死就在眼前时，不由得全身起了一阵颤慄。

“喂，陆，看，那个。”我身边的诗人林文章向我耳语。

“唔。”

我在黑暗里看到他模糊的面影正朝着东方山上。我把眼光投过去。山的轮廓似乎较前清晰了许多。望望天空，星光更稀少了，还有几抹白霞横亘在天幕上。

“哦，那，那不是……”我有些不敢断定。

“快天亮了。”诗人说。

我看到他的眼镜闪过了一抹微光。

“早晨，是早晨来了。又一个早晨，光辉的早晨，却显得

这么暗淡……”

林文章平日沉迷于海涅诗集，说话总带点诗的夸张味道。一年来我与他同班同宿舍，铺位还是隔邻，因此接触的机会很多，认识较深，但并不能算有深交。在我的眼光里，他的言行都不切实际，甚至有些浮躁而狂放。如果说那是诗人本色，倒也无话可说，不过另一面他的确有一副纤细的感觉，那是跟他的油炸面包般的面貌很不相称的。

“昨天的那个早晨，今天的这个早晨，同样是早晨，却显得那么不同……非早晨有所不同，实缘人事有异……”

他还在喃喃地叨念着，象是说给我听，却也更象是在自言自语。

我倒没有注意听他的，只觉得天亮是有些不可置信的。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彰化车站上车是十点稍过，而从彰化到大甲，不过十个左右车站，平常该是一点多两点钟不到的行程，怎么到这儿就已天亮了？

“也许还不是呢？”我用肘碰了碰还在念念有词的诗人说。

“没错。是要天亮了。”另一个同伴富田恒夫插了一嘴。

“你看，”诗人也接着说，“那边更白了。”

真的，东天的颜色已不容我再怀疑了。原来坐了六七个钟头的火车，只不过走了这么一点距离。

一经破晓，天似乎就亮得很快，那些一抹抹的白霞变得更宽更长更明晰了，周遭也随着逐渐亮起来。我看清了整个广场，它其实并不怎么宽大，三个小队一百来个人已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地方。前面车站低矮陈旧，两个白底黑字的“大甲”

很醒目。回过头去，广场尽头就是街路了，果然都是些低矮陈旧、呈着灰黑色的房子，间或也有几棵树木从屋顶探出头来。

这时，伙伴们的面目都可以一目了然了。我搜寻被编在第二小队的好友陈英杰。我几乎一眼就找出了他，却不料这时他也正在用他的眼光找我，两人视线一碰，我不自禁地投以微笑，他也扬了扬手微笑。他的身材并不算高，又因大家都是坐在地上，我还是能够这样一眼就找到他的。

我转过脸，朝相反方向看去。由于视界渐趋清楚，伙伴们多数都在好奇地左顾右盼，也有撑起膝头把面孔压在膝盖上打盹的。这边人已不多，我是第三小队第一分队，最后就是同小队的第二分队。我看见台北人宋仁义，他也冲着我露了露金牙齿，跟他在一堆的，有矮矮胖胖的刘万来和美男子安本尚志、高个子彭大城。

在车站的候车廊上坐着的是几个小队长和分队长，在中心部位昂首挺胸坐着的是第一小队长原干夫，他身材瘦小，满脸络腮胡子，眼光尖利刺人。原干夫左右是第二、三小队长鬼藤一和野村勇、猿川、冈野、小池、野见、鲛岛等分队长，众星拱月般把三个小队长围在核心。也不晓得在谈些什么，不时都有一两个比手划脚起来。

我觉得很饿，渐渐不耐烦起来。到底还要等什么呢？加上想知道究竟还要到哪儿，以后住的是怎样的地方，禁不住有些焦急。

好不容易，小队者们似乎得到了什么“指令”，终于离开车站朝这边走过来了。

“起立！”

原小队长站在队伍前中央，用他那粗哑的嗓子发口令。

大伙倏然起身。

整队毕，原小队长宣布：

“现在，要向目的地开拔，各人的物件留在原处，等会儿有车子来给我们运去。依一、二、三小队次序，前进！”

说完，他跑到第一小队前面喊：

“第一小队，齐步——走！”

三个小队一百五十多个人，排着整齐队伍前进，步伐一丝不乱，踏在石子路上，奏出规律的脚步声。

街道还在沉睡中，除了偶然有一二行人外，几乎使人疑心这是无人住的小镇。走在马路上，可以从正面看见两旁的店铺，门窗多半古旧，每块玻璃都纵横贴着纸条，那是为了防止给落弹震破的缘故。

走过一条大街，弯进一道小巷，不多远又拐了个弯，两边出现了几幢官舍模样的日式住宅。小巷尽头有两根水泥柱子，形成一个门，但并没有门扉。门里可看见成U形的校舍，围着一块相当宽大的运动场。校舍很古旧，规模也不怎么大。小镇上不可能有中等学校，纵使有也不会这么旧，因此我马上猜到这是所国民学校。

在操场整队完毕后，原小队长上到司令台上宣布：

“现在起到下一个命令下达以前，大家可以暂时解散休息。大概再半个钟头便可以开饭了。解散！”

解散后我先到厕所去小解。我在就读青年师范学校以前曾在国民学校当过七个月的“助教”，国校的一切都很熟悉，这所学校跟我所知道的差不了多少，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儿的每

一块玻璃也都纵横横地贴上了白纸条。也许这是一年来空袭转剧的缘故，我以前在国校时，几乎就只有发过一两次警报，而且所谓空袭，也都是遥远地方的事而已。总之，走过通廊，这环境给予了我一份深切的亲切感。

回来时，我发现以前跟我同班同室的朋友们正聚在一块闲谈着。有陈英杰、广谷俊雄、富田恒夫、林文章，以前同室的十三个人中，如今就只有这些了。同室的十三个人中，有两个是年龄较大，超过了征兵年龄的，这两个人由于没有“在乡军人”身份，所以未被征集。此外还有被“征兵”征去的，有五个，剩下的六个当中，本来每一个都一样地受到“学徒召集”的，可是其中有一个姓郑的同伴向校方请了病假没有来。四个人在谈论的正是这一点。广谷俊雄是我们中的消息灵通人士，据他说：请了病假校方似乎不再追究了，但很可能被“征兵”征去，那就更糟了。

我一直在奇怪，我们都是第一届的“征兵适龄者”，在年初时便已受过“征兵检查”（即役男体格检查），大家都是“一乙”（日据时役男体位分为甲、乙）以上的，论理都是“帝国军人”，可是在二月间的征兵期时，有的点上了，在毕业前就“入营”，而象我们这些却莫名其妙地漏掉了。六个漏了网的人当中，有甲等的，也有一乙的，似乎并不是因为体位的上下来决定取舍，而我的“本籍”是新竹州，在同州的人当中有人点上，我却没有，可见也并不是依地域而有别。可是我不愿把这样的疑问提出来，因为那显得无关紧要，再者也不可能有人晓得原委。但是，有一点倒是确切的，那就是当了“学徒兵”以来，“征兵”大概已点不上了。



在我的观念里，“入营”不是好玩的，那是“正规军”，在“新兵”的阶段里要受到残酷的军队教育，纵使熬过了这一段而升为“古兵”，可以高高在另的一批“新兵”之上，仍然有无数的“上官”在虎视眈眈地监视着，“铁拳”还是随时都可能落在头上。另外，我们总觉得，“学徒兵”虽也是兵，却也还拥有着学生身份，同时任务也只限于“本土防卫”，没有被遣往海外战场之虞，心理上也就轻松些。那个姓郑的逃过了“学徒兵”，那就真个是因小失大了。想到此，我不禁有些幸灾乐祸起来。

不多久，命令传来了；各人的行李包裹已运到，先打开，取出各人的饭盒，准备开饭，其他等教室分配妥后再整理。

开饭了，各人用饭盒盖盛饭，饭盒则装上半盒“味噌汁”。原来炊事班的人马已在前一天就随“本部”和“指挥班”（部队里任采购补给的单位）抵达，所以能及时供应了早餐。

我约略估计一下，饭量约有两小碗，较在校时多了约三分之一，也许这是“军队”，才有这么多吧。这发现很使我暗自欣喜了一下。其实不久以后我便明白过来这只不过是一场空欢喜，实则饭量并不比在校时为多，“学徒兵”只能算是半兵，米的配给与平民一样。这一餐之所以看来较多，只不过是因为炊事班的人员也都是同学，事前毫无炊事经验，以致把饭烧糊了，吃起来与粥无异，甚至饭粒的型态都几乎不存，这就难怪看起来多些了。加上又烧得很焦，未入口即有一股焦味冲入鼻腔。做为副食的“味噌汁”，量可称得上不少，但与清水差不多，仅有一点“味噌”的味道而已，直到喝完都还不曾找到应有的青菜与豆腐之类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因早已饥肠辘辘，囫圇